

雾雨杂炊烟

王剑冰

来的时候北方正落叶，而萍乡还是一片绚烂，绚烂着想不到的平常与异常。视野中又出现了艳丽的色块，像大地的锦毯，一直铺向前去。车上的人兴奋起来，渐渐看清是波斯菊，红的粉的黄的波斯菊，每个叶片都尽情灿烂。

一定是一场好戏的序幕。果然就看到一条河，清澈的水推拥着粉墙黛瓦及各式各样的树，其中的柚子、柑橘，垂着甜润与丰满。

来的是湘东萍水河与麻山河交汇的江口村。入眼一片湿地，裹挟着潮湿的气息。迫不及待地深吸，再浅浅地呼出。芦花抚扫，荷花吐艳，远处的稻穗还在摇动着谷香。曲折的木栈道，将阳光折成几何形状，人走到上边就感到衣袂飘摇，心野绽放。前面的一群孩子，音符样跳跃。谁仰着腰身在曲折中玩自拍，另一个曲折里，有人早将她作了风景：软风中飘曳的红丝巾，挑战了大片的绿和蓝。

先是要去“0799”，0799是什么？江口人说，0799是我们的区号。笑了。将区号作为一个艺术区的代名词，好新鲜。让人联想北京的“798”。

村子的最高处，翠竹簇拥，江山环绕，“0799”就错落其中。深幽的山村，竟然打造了一个审美空间，吸引着外来画家驻站，也激发了当地的绘画热情。一个个格调不同的工作室，展现出淳朴又现代的乡间情怀。

正值周末，大人小孩都来体会掩藏在乡间的艺术世界。一个拄着拐杖的女子，正顺着斜坡往上攀，一步步接近心中的向往。风景里的农人头戴斗笠，正在田间采摘丰收，丰收中有黄蜜桔、火龙果、八月瓜、三红柚。转过一个山脚，菖蒲、美人蕉、粉黛乱子的后面，竟跑出来一大群黄葵花，闹嚷嚷冲着晨阳撒欢。倒是凌氏宗祠，闲来书院，端坐着不动声色。

同田里一位老者搭话，他在这里生活了七十年。说话的神情，让你感觉到那种满

足与安逸。家住萍乡江头，山河清新，气象宏阔，加上不断变化的日月，能满足安逸？听我们夸这里好，老者说，前面还有鸬鹚烟雨，更好看。他一指就指出了一脸得意。我们当然要去，一个江口，就有这么多可看可玩的地方，更别说湘东。

雾雨杂炊烟，山巅复树巅。来过萍乡的张九龄、黄庭坚、范成大，再来会惊叹世事变幻。

进入农舍，仿如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，屋舍周围扎着细密的竹篱笆，阳光硬性地挤过来，挤出一束束金线。屋内的墙壁装饰的是竹，顶蓬搭的是竹，然后是竹子与芦苇的编制品。如此这些，加上石与瓦的传统元素，显现着祖母般的亲切，多少年来，农家就在这样的亲切里繁衍生息，自得其乐。绳子上吊着皮影戏的影人，刚刚完一层彩，微风一吹，手脚晃动，似在自耍自唱。

另一个院子里，各种形态的傩面具挂在墙上。不定何时，古老的激情，会让它发挥作用。后来真就看到了传递念想与快乐的傩戏表演。虽然生活富足，人们依然保留着自己的喜欢。那种原始的味道，透着民俗民风的精髓。我曾经在云南和湖南看过傩戏，他们就在田间地头趁兴起舞，让你感到那就是他们的天堂。在中国，作为活化石的傩戏大多相同，寄托与信仰也都一样，就是希望风调雨顺，幸福安康。

这里有的是原材料，也就有人组织起来，共同富裕。一处叫作“三石竹艺”的地方，一群女子分坐案子两边，细如发丝的竹条在手上翻舞。她们正在为一个杯子做花样，也就是为瓷器穿一件竹衣裳。我发现竹丝有深有浅。就问一个叫芊芊的女孩，芊芊说，深一点的是烤色，浅的是本色。随后又解释，烤色就是经过加工的，以便与浅色搭配图案。

不同的竹丝精致地箍在瓷器上。我想知道，做好一件所用时间。芊芊看了一眼身旁的老伴，老伴说，得一天。真的是慢工出

细活，要付出怎样的心态与神态？

她们的身旁，是一把把细细的竹丝，柔顺得像女子的发辫。那么大的工作间，这些发辫成就了另一个艺术世界。

展厅里有很多做好的竹编工艺，花样纷繁的作品中，我看到了鸬鹚杯盏，那是一个极品的组合。鸬鹚从竹丝中跃出来，自然而生动。

有人将这里叫成了鸬鹚，是因为岛的形状。鸬鹚代表了一个美妙的想象，想象中再加上一袭烟雨，就知道境界的构成是怎样。“鸬鹚烟雨”，一个哲学与美学的命题。

大片的浮萍在水中开放，让你想到萍乡的名字。众多的阳光在浮萍上晃，晃成一堆珠玉。

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很早就利用了鸬鹚的灵巧与乖戾。一位老人告诉我，鸬鹚通人性，懂事理，像猫狗一样，成为人的知己。以前遇到老死的鸬鹚，他们会郑重地葬在水边，念出它许多的好。

戴瓦的风雨桥，释放着浓浓的乡意，老辈人说起来，谁没有走过风雨桥？风雨桥上有他们的欢声，有他们的情爱，有他们的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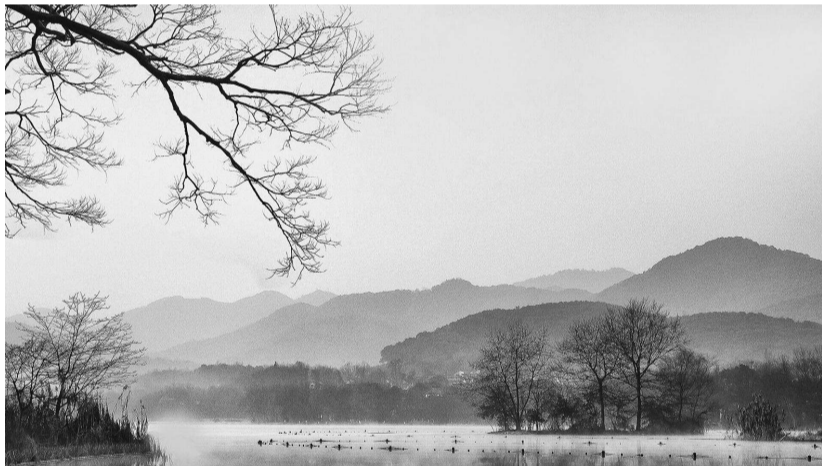
忆。年节里，长长的龙灯会通过风雨桥，敲敲打打的傩戏会通过风雨桥。走过风雨桥的还有高抬的龙舟，那是五月必须的乐趣。

乡愁里的风雨桥，永远架在人们的感情里。风雨桥连着路与路，村与村，连着人们的志向与梦想。有人走过风雨桥到很远的地方去，去了没有再回来，有人回来见到风雨桥心就跳，知道到家了。山就在近前，重重叠叠的大山，以前是阻隔世界的屏障，现在却成为家乡的一景。

这片天地是湘东的浓缩，从那些清澈的流水，那些彩色的田地，那些细腻的竹编，那些忘情的舞唱，你能感到湘东人是快乐的，他们的快乐带动了我们的快乐，在哪里都留下欢声笑语。

偶尔飘过一朵云。又飘过一朵云。

真就有了烟雨，先是细雨，丝丝缕缕地下来，下得到处润湿，后来便起了青烟，烟带着雨飘。烟雾变大的时候，雨反而小了，这里那里都是烟的团扇。而后又是烟的丝带，在一围一围地抻拉，抖闪。这个时候，若果从高处看，就会看到小岛的景象，那真的就是烟雨中的鸬鹚了。



一杯雕花茶

钟正林

没编版的下午，小睡起来，泡上一杯久违的雕花茶。实际上每周都泡的，久违就有些癖好的小情调。杯面上浮泛着碎玉色的茉莉花，夹裹着茶的清香袭入鼻孔，这是需要用心细品嗅觉才有福分的。这样就有了想读书的念头。许多东西想它就会在你面前的，一如这世上想要见的人，昨夜还在长亭短亭的，刚刚就读到了微信，说是已经乘上西安来的快铁，候鸟一起，翻越秦岭，一个小时候就要到达。并马上发来群鸟阅兵般穿越万年鸟道队列的视频，至少有两三百只。

挨着茶杯摆着前段时读得断续的《双生》，葡萄牙文学巨人萨拉马戈晚年的作品，与前些年读过的《修道院纪事》和获诺奖长篇《失明症漫记》《复明症漫记》一样，萨氏往往将最简单的细节神迹般枝蔓为丰富的蕨蓁文本。有一年春节前去西昌参加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名刊笔会，过泥巴山的大巴上，见青年作家羌人六捧着《失明症漫记》看得专心，好奇的我与之聊了起来，萨拉马戈视网膜脱落也写作不懈，一如他《修道院纪事》里搜集人的意志帮助神父飞天的独手士兵巴尔塔萨尔与“七个月亮”布里蒙达一样的坚定，否则文字怎会神

灵样附他的手呢，细节的瞬间获得并捉住即赋以精气神是《双生》与前两部作品的风格续接。阿索与克拉罗两个连身体上的痣都长得一样的双生人，交换女友的木马咒应验于肉欲的短命时空。但是作家却酝酿为19万字的长篇，且风生水起。这就是作家中的巨人，把极微小的土坷垃垒成大山，绝非一般气量的作家所能。

雕花茶杯泡的花茶，我称之为雕花茶，专属也不专属。曾遍寻数城未买到想要的雕花玻璃茶杯，不是没有玻璃雕花，是所有的玻璃杯都没盖子，没有盖子的茶壶在于好茶的我，就如街头的女人没穿上衣，一点也不美的。三年前二月的某天，岳父从隐峰乡下来我们住的城里了，突然给我送来一对。玻璃雕花，玻璃盖子，盖子上还有雕花，还有野地瓜似的盖蒂儿。看我喜形于色，岳父说，正月十五马井元宵会，在河坝地摊上买的，一对十五块。我有些不敢相信，在绵阳富乐山、成都等商场，全是清一色的直口光壁玻璃杯。现在的高档茶楼、坝坝茶都用的这样的大路货，时尚嘛！图冲泡水方便呢。

而我大凡喝茶首选盖碗，烧瓷，上有小品花卉；其次是玻璃雕花杯，

必定要有盖，盖儿也要有镂花，有盖蒂儿就美美的了。在富乐山一家名茶店曾看见过一种，却小气得很，容不下茶叶与茉莉花施展腰身的，空间不够就不会有臆想的观感嘛。且还贵，三十五元一个。其他商店地方也见过雕花的，却无盖。无盖，茶是泡不好的，不卫生不说，还没了观感，少了花影叶影袅袅浮泛。

想不到那次在隐峰乡场土杂店里问杯子，旁边的岳父却记住了。请教我小说散文的朋友喝茶时也有听我说过的，彼此破费几百小酌都舍得，微信洒红包雨从来从不吝啬，却没有人问过我雕花玻璃杯的事。或许是费心过，也如我一样臭美，没着落相见时羞于提及吧。我这一生吃得最好的蔬菜是岳父送的，十余年前为了心爱的写作别了县电视台后，每年岳父与岳母来城里，都要给我们带来俩编织袋，从乡下到县城，从县城坐客车到我和她女儿生活的城市，再乘公交到达我们小区门前。打开来，嫩白的芹菜，碧绿的青菜，小娃儿手臂般的莴笋……再回想每次到城里的菜市，那些浇了水也老气横秋蔬菜哪能堪比，即使好看，却并不好吃。岳父的平原泥地在慈母山下，周围团转没有一家化工厂，且他种菜从不化化肥。每次陪老婆

回娘家，临走时，田里扯的葱葱、茼蒿、萝卜、莲花白总是要把小车的后备箱塞满，方才与我们挥手告别。老远了他都还站在矮屋门前，黄昏里一棵树一样。

这个冬日的下午，妻子在沙发上拆补着自己的内衣，如好读好写的我老是忙乎得没完没了。我烫了杯，撕开已放在书桌上少说也有半年的一小袋蒙顶花茶，那是沾了一次会议的光，八月下旬去泸州考察从宾馆里的配送，每天两小袋，一袋泡一杯。剩下的，没必要浪费，就带回来。跨界的隔空中毫不相干的四个人，就这样毫不相干地因一杯雕花茶而聚到了我的书房，来到了一个好边品茶边看书的人的书桌上。在田坎上扛把锄头转悠的岳父，葡萄牙的萨拉马戈，萨氏笔下的特图利亚诺·马克西莫·阿索、安东尼奥·克拉罗。想象中的他们正如我在异地猛然看见多年不见的人面，禁不住一声喊，惊喜里却不是。

有本书度日就知足，生活总是有许多意趣的。笔会了多年的文友突然就要在一个多小时后坐高铁到达，与从西伯利亚寒流中穿越秦岭鸟道的群鸟，披着凄风苦雨飞来，如一杯雕花茶的期不期而遇。